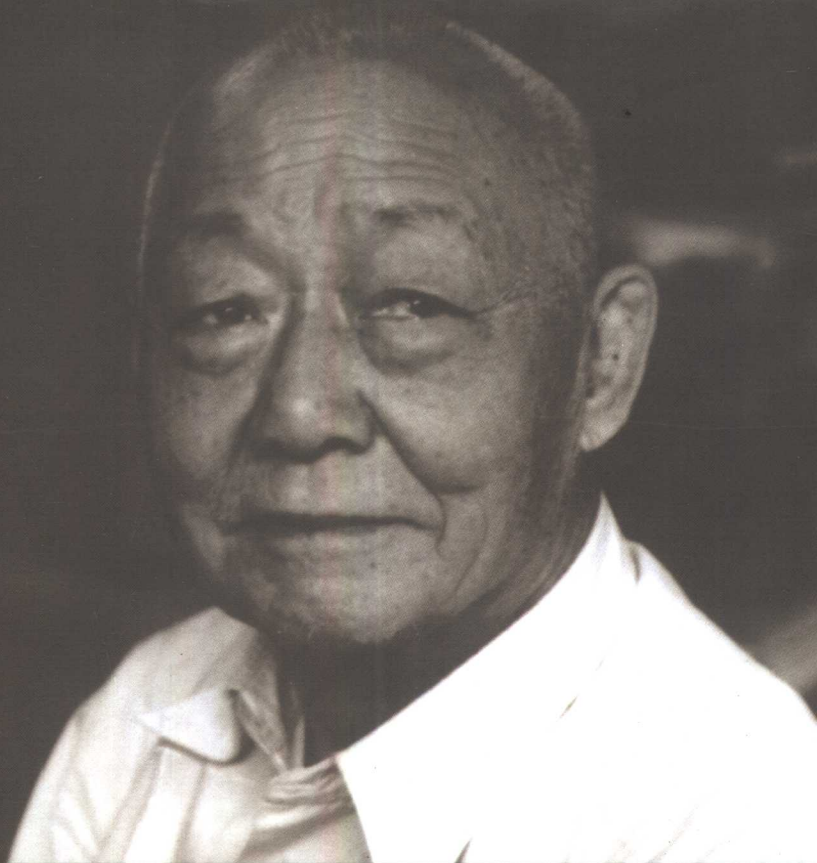




LIERZHONG WENJI

# 李尔重文集

## 第十卷

作家出版社

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

第十卷

李尔重文集

宗平题

作家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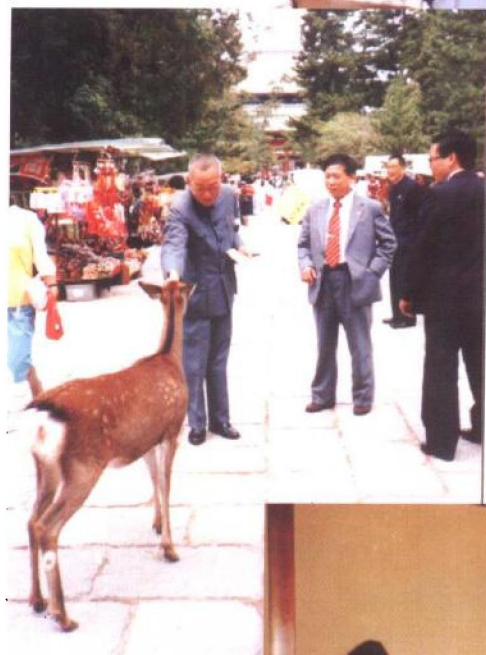


李尔重访问欧洲, 左2为李尔重, 右3为王任重



访问南斯拉夫, 左起王任重, 南民委副主席克利奇, 李尔重

访问日本企业



喜欢动物

作客日本





访问荷兰, 右4为李尔重 (1979年10月)



访问丹麦, 左起王扶林, 王任重, 杜润生, 李尔重

# 战 洪 水

## 第 一 章

### (一)

长江，雄伟庄严地往东奔流。它从可可西里山流出，越是走得远，越变得壮丽浩瀚。在四川，它拨碎群山，宣泄金沙，会合大渡，直下成都盆地，东搏岚峦，撬开巫山十二峰，冲开瞿塘西陵峡，踏碎了重重险关。一声狂吼，万钧洪流，猛下南津关，从此，它挣断了身上绳索、枷板，从一尺宽的天地，进入了广阔的荆州平原，舒开了全身，抚摸着无边的原野。它变得十分文雅，缓步轻摇，浩浩东下。它总领百川之水，提携万钟膏壤，滋养着几千里的大地上的万物与人民。在龟山蛇山的峡口处，它与汉江汇合，气势更加威猛。它冲开了两重山，划开了武汉三镇，滚滚不休，奔向东海。

晴天无风的时节，江上卷起鳞鳞的银色细纹，江汉关高耸着的钟楼俯视着它，龟山蛇山紧抱着它。它像少女，温柔娴雅。日薄西山，夜色漫落，你要是坐上一只小划子，荡到江心，望两岸漠蒙灰暗，上游下游，天脚与江水昏合，你真地会感到“烟波江上使人愁”。东北风猛袭，长江立刻变成了一条震怒的恶龙，它白鳞层层张开，上下翻卷不停，满江摆满了如山巨浪。风息了，云低了，雨来了，雨脚吞没了两山，掩住了龟山脚下的琴台，埋没了鸂

鹈洲，罩住了晴川阁，缠绕了黄鹤楼，任你是多么伟大的诗人，也写不尽长江的美妙多姿，雄劲风流。

武汉三镇——祖国的名城，革命的圣地，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点——雄踞长江汉水两岸。武汉的铁路工人在一九二三年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斗争中，写下了极其英勇壮烈的史诗，烈士林祥谦和施洋的光辉形象，永远鼓舞着革命的后代；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工人，曾使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落魄丧胆；党的有名的“八七”会议就是在汉口召开的。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后，这里的工人和其他革命群众，为反饥饿争民主，为保卫国家财产安全，为把一个完整的武汉交给全国人民，做了极其艰苦的斗争。解放之后，在这里展开了社会主义工业的建设，一日一个跃进，一时一个变化。三镇的面貌更加可爱了。

提起武汉，人们便想到一千七百年前建立起的黄鹤楼。人们都爱把黄鹤楼比做武汉三镇头上戴的一朵鲜花：鲜花因三镇焕彩，三镇得鲜花增光。唐朝以后，无数的诗人墨客，都用赞美黄鹤楼的声音，歌颂三镇。

在反动派统治的年代里，黄鹤楼有一伙不寻常的伙伴，那就是吕祖庙，谈相馆，孔明灯，张公祠，奥略楼，禹碑亭，再加上一大堆茶馆。在这里，可以瞭望长江，也可以拜佛看相，自己欺骗自己。天微明的时候，提着鸟笼子的人们最先来到蛇山上，他们拨开鸟笼的外罩，把鸟笼高高举起，两眼直勾勾地望着长江。江面上游荡着欲起欲收的薄雾，朝阳轻轻地推开地平线上的一层乌云，向大地撒开了红霞，在这里首先和武汉人见面。这时候，笼里的画眉、百灵、八哥，各种各样的鸟，被朝阳鼓舞着，弹着翅膀，在自己仅有的空间里跳跃着。它们歌唱起来了，提鸟笼的人们骄傲地欣赏着歌声和美妙的姿态。鸟儿们疲倦了，提鸟笼的人们也觉得肚子空了，他们便和鸟儿一起进到茶馆里，吃个点心，

再守着一碗茶消磨半天。这时，卖膏药的，摆摊算命看相的，卖零食的，和其他各种各样走江湖卖艺的人们，陆续地活动起来。在黄鹤楼前生意最好，并保持着长久历史的要算是算命的和看相的了。这里有的是“赛诸葛”、“赛孔明”、“小诸葛”、“张铁嘴”、“空空居士”、“玄妙大师”、“麻衣真传”、“精演周易”……他们有的坐在自己的小铺子里，有的坐在临时支起的摊子跟前，他们都各臻其妙地做出个神仙样子，用真有其事的姿态谈命相面，另外就有一伙人虔诚地在听候裁断并付出“卦礼”。各种摊贩兜揽着生意，尽其所能地夸奖着他要卖出的东西。卖艺的人们喜的是人们来看，恼的是一完就散，他们用尽平生的本事吸引着人们，用尽世界上最挖苦的话，骂着那些扭头就走的人。许多无事的人们，或是游山观景，或是失意徘徊，或是招摇撞骗，或是兜揽生意，或是伺机盗窃……这就是反动派统治时期的黄鹤楼前的情景。

解放了，新生的黄鹤楼，扫清了缠身的暗雾。这里再没有悲苦、凄凉、颓唐与忧愁，有的是雄劲，快乐，奋发与活力。看，江两岸，无边无际的房屋，数不尽的工厂，铁路穿插，马路纵横；江面上，穿走着无数的船只，江边修起了无数的码头与驳岸；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，东湖边上的东湖客舍，洪山上的宝塔，月湖里的琴台，晴川阁临江高耸，鹦鹉洲烟水迷茫……我们的祖先，一代一代的用双手创造着，他们在屈辱悲惨的生活中创造着。我们这一代，掌握了天下，做了主人，我们用解放了的双手，凭依着解放了的灵魂，继续地波澜壮阔地创造着。我们创造着新一代的灵魂，新一代的精神，这精神化成了排山倒海的力量，化成了无法计量的物质。大地在翻腾，九天在轰动，武汉三镇踏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，新的工厂，新的学校，新的医院，新的街道，新的树木，新的艺术，新生的一切，像雨后春笋，像风起烟云，蓬勃

地壮健地生长起来。你看蛇山上的翠柏,你看琴台脚下的荷花,你看龟山脚下在废墟上建起的国棉一厂。这时候,你站在黄鹤楼上,可以看见祖先的伟大创造,可以看见长江的雄浑风流,更可以看见自己一代的光彩焕发。江风轻轻地摸着你的脸,白云默默地牵动着你的心,浩浩洪流耸动着你的全身,你的胸怀不知不觉地向天地张开。这时,你的浑身活力旺盛,眼睛清明,你看见了祖国的美丽江山,英雄人民排山倒海的创造力量;你看见了自然的美丽,创造的美丽,社会主义人民的精神的美丽。

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是星期天,阴,上午落雨,下午雨止。云转薄。这是四日连阴后的第一个无雨的日子。

从连阴天里得到“解放”的人们,都抓住了这个宝贵的时机,来到黄鹤楼周围。这天的下午,黄鹤楼前的人格外多。青年们永远是特别活跃的,人类的生命力量好像都集中到他们的身上了。打羽毛球的,唱歌的,跳舞的,打扑克的……他们几乎是从这一场到那一场,玩不够,要不倦,可是老年人总是喜欢安静一些。

吴老爹和他的一位老朋友、电气工人郑德本坐在一张茶桌上,守着两碗花茶发呆。吴老爹斜倚着身旁的自己的担菜扁担,眼望着颜色变黄了的江水,有时呷一口茶,有时摸摸盖满了上唇的胡子。他什么也没有说,精神好像都集中到江水那里去了。偶尔他从鼻子里发出几声轻微的声音:

“嗯……”

从这个声音里,谁也难断定吴老爹在想什么。郑德本很知道这个老农民的个性,因为两个人是一乡的人,小时候一起给地主放牛,到了二十岁之后,郑德本因为在家里混不下去,从郊区跑到了市内,好不容易地当了一名电气工人。他知道吴老爹和年轻人在一起话就说不完,好像要把六十多年中体会到的苦辣

酸麻的经过一下子都倒给他们，教他们知道生活、社会是怎么回事；可是他和同年人在一起话就少，好像他感到对这些老年人讲这讲那是一种多余。郑德本指点着说：

“你看！那一伙年轻人，又有学生，又有军人，还有工人，你看他们玩得多热闹！多高兴！”

吴老爹顺着郑德本的手看了一下，脸上不由得泛出了微笑：

“他们还不高兴，下地狱的年头再轮不到他们身上了！他们都是喝糖水的命，没尝过苦水的滋味，浑身毛孔眼都会笑，不懂得哭。”

“是呀！咱们像他们这个岁数的时候，人不如地主的牛贵，你还记得吧？”

“还能不记得？”吴老爹喝了一口茶，记起了给地主放牛，挨地主打的往事：“人不如牛贵？比地主的一只鸡一只猫也比不了哇！地主的鸡有鸡粮，猫有猫食，咱们有个受剥削的骨头！”

郑德本望着“孔明灯”前边的围墙，说道：

“从前那个墙头才是咱们这号人站脚之地，这茶馆是阔人们玩的地方！你看那墙头上的石头都被咱们这些人给磨光了！”

“让你站一站还算好呢，你知道因为站在那里妨碍了那些坏蛋们望江，有人挨过耳巴子么？”

“我还看见过挨脚踢的呢！喝茶吧！这个茶不错！”

吴老爹呷了口茶，眼睛无目的地望着长江，他望见了一条似船非船的东西，浮在江心；它的身体是一只大木船，它的上面搭着高大的架子，浮在江心一动也不动。

“这是干什么的船？”吴老爹问。

“那是钻探船！”郑德本说，“这里要修大桥！”

“嗯？”吴老爹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歪着头看郑德本。

“那个船上有机器，往地下钻，探测地情，找安桥墩子的地

点。”

“这得多大工程！大江上能修桥么？咱们还能看见么？”吴老爹擦了擦眼睛，盼着郑德本给一个满意的答复。

“能够！桥不要三四年就修起来！有全国支援，有工人们的干劲！”

“好！”吴老爹拍了拍大腿：“我死到棺材里也要爬起来看一眼，再让我儿子埋我！来！同志！”他叫了茶馆的服务员：“麻烦你，给我们买几块香干子，打四两酒来，我高兴啦！”

两个老朋友喝上两盅以后，话说也说不完，高兴劲再也压制不住。

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太婆引着两个姑娘走了过来。这两个姑娘，就是在她们不高兴时也掩不住她们的活泼与调皮劲。大的叫罗玉嫔，有十八岁的样子，中溜个子，长圆脸上跳动着两只哭时也难以变形的笑眼；另一个叫罗玉琴，有十二三岁，用红缎条把过分茂密的短黑发，扎成了两个粗粗的短辫子，大眼睛，小嘴，胖圆脸，使人一望就知道她是一个伶俐又顽皮的孩子。太婆是这两个姊妹的母亲，她的有些贫血的脸上挂着几分急躁与怒色，两个孩子的活泼力量显然被她的那种气势给镇住了。她就近找了一个桌子，扑通一下子坐在了近旁的藤椅上，两个孩子对着她眨着发呆和乞求的眼睛。

“去吧！去吧！”罗太婆面上带怒、口里带笑地大声说：“唉！看快把你们给憋死了，去吧！”

两个孩子只是吃吃地笑着，但不敢走开。妈妈也笑了，把声音放和缓了些说道：“去吧！我坐在这里歇歇腿等你们！玩一阵子回来找我！”

这两个像放出笼的飞鸟，伸着胳膊跳着脚跑开了，把竹椅子踢倒了两把。罗太婆坐下来想歇歇腿，当她不能纠着两个孩子

跟她在一起时，她便退一步想：“也好！让她们去吧，留我一个人清静一下！”不过，心里总是不满意两个孩子这样贪玩。

“唉！得长多大才知道忧愁哇？”罗太婆叹息地自言自语着。

吴老爹和郑德本在一边已经被她们三人惊动了。吴老爹回过头看了看，乘着酒兴对罗太婆说：“你怎么能让孩子们跟咱们老人一样，整天皱眉头呢？现在的孩子，不笑不跳还长得大？”

“是呀！”郑德本补充着，“你就是让那些算卦先生去算，他也得说他们是喜星照命！怎么能和咱们这些丧门星照命的人比呢？”

罗太婆对郑德本末一句话不满意了，虽然她知道这句话是郑德本的玩笑话。

“咱们这一辈子走的是阴阳界，前半截的阴间道已经走完了，你还不知道？我不是想让她们愁眉苦脸，我是不喜欢她们的心里任事不挂！”

“到了时候，她们就会心里挂事的！”

吴老爹按自己的经验判断着，郑德本若有所感地扬起了头。

“你说她们年轻人不挂事？他们挂事挂的才紧呢！昨天不知哪里传出了谣风，说是修大桥钻探桥基，把老龙王的眼钻痛了，要发大水，要淹九洲十八县，我那徒弟唐小五一听就炸了，瞪起眼就说：这一定是特务造谣。你看他们，马上就开会，就查究！”

“这是实情！你们别看我那两块宝，我叫不住她们，要是她们的主任呀、书记呀的，有人叫一声，她们就会像铁屑见了吸铁石似的跑了，顺当得很！”罗太婆得意地说。

吴老爹细细地品着一口酒，有了新的感触，他眯着眼睛望着长江，江水显然变得更浑黄了。

“你看什么？”郑德本问。

“一提龙王，我倒是想起个心事来了！”

“什么呀？”罗太婆和他们熟了。

“你们算一算！”吴老爹掐着手指头，“今天是旧历五月二十一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！怎么？”

“你们看！”吴老爹指着长江的对岸，“江水不是爬上石台阶很多了么？我记得一九三一年，也没有涨这么高呀？”

“你说水么？我也想起来了！”郑德本说，“昨天我在江边修线的时候，听几个船老大在议论，说一九三一年的今天，水也没有这么高，今年从春天发桃花水之后，水一直上涨，没有回头！”

“是呀！”吴老爹被一九三一年的痛苦印象压抑得消失了已有的兴奋：“我就是担心这个！你们看最近的雨来得多猛，不断地下，每年六月下大雨，这倒不可怕，怕只怕再来个一九三一年！”

“那可了不得！可了不得！”罗太婆脸上几乎变了色。

几个解放军路过这里，听见老人们在严肃地考虑着大水问题，不由地停下脚步，仔细地听着他们的议论。他们一共四位，其中一个身材瘦削、挺有精神的，是连指导员刘吉祥；另一位，身材略低，结结实实，使人隔着衣服也可以看出他浑身上下是用铁砣子样的肌肉堆起来的，是连长刘强盛。另外两位是战士，一个矮个子，年纪挺轻，两眼滚动如珠，口里两个虎牙，不时外露，这是连队里有名的勇猛活泼的战士，绰号小老虎，本名王延庆。另外一个叫曹广汉，两眼有神，身材魁伟，神态沉宁，处事和群。他和连长、指导员一起参加过抗美援朝，在有名的上甘岭战役里立过战功。他出身贫农，父亲为欠下了租谷，活活地被地主打死了，两间破房也被地主霸占了去。母亲被迫带着他和五岁的弟弟在破庙里落脚，讨饭为生。那时正值严冬，他们缺食少烧，母

子三人只能互相依偎用肉体取暖。挡不住数九严寒,不几天母亲和弟弟相继冻饿而死,他被一家贫农收养起来,勉强活到解放,才真正地长大成人。

他们四位觉着老人们有点谈虎色变。刘强盛首先问了一句:

“一九三一年这里闹过大水么?”

吴老爹他们望了望解放军,一听口音,一看神态,就看出他们四个都不知道一九三一年大水是怎么回事。

“你们是外乡人,不知道!一九三一年汉口的街里撑船!”吴老爹说。

“那不得淹死很多人?”王延庆着急地问。

“那还用说?淹死的不少,饿死的更多!街里头,江面上,到处都漂出死人来,真造孽呀!”罗太婆叹息着。

“国民党就不防汛?”曹广汉问。

“防,还不是做个骗人的样子!”指导员刘吉祥认为这不必问。

“你说的对!反动派还能为人民办件好事,他们是口喊防汛,借机要钱!老百姓钱没少出,灾也没少受!一九三一年的水可再也来不得!”郑德本说。

“那么大的水,也许还会来!那样的结局,再也不会有了!现在,是人民自己坐天下,怕什么?”刘吉祥说。

刘吉祥的话,使三位老人无法驳回,可是惨痛的记忆又使他们不敢全信。吴老爹用希望的口气说:“你这话说的对!可是,你知道:我们这个岁数的人,亲身经历的灾难太多了。”

“老人家不用担心,我们已经把反动派踩扁了,把美帝国主义踩倒了,大水来了,我们也要把它打败!”

曹广汉的话很使郑德本出乎意料之外。在他看来,二十多

岁的青年，毛手毛脚的多，像这个青年这样沉着、有见识，很不多得。他上下端详了广汉一下，对他点了点头，说道：

“有你这年轻人的劲头，比一九三一年再大的水，也可以挡回去！要是真防汛，你可来呀！”

“保险，一个也少不了！”王延庆欢跃地说：“你看我们的连长、指导员不是直攥拳头么？”

大家笑了一阵，四个解放军向老人们点头告别。正在大家讨论得起劲时，惊动了近旁茶桌旁坐着的两位穿着灰布制服的人。他们不声不响地把坐椅移近这个人群。解放军的谈论与表情，被他们听在耳里，看在眼里，他们不时地微微点头，表示赞许。解放军临走时，特地向他俩打了个招呼。

老人们回头一看，就知道这两个人是干部。从其中一个稍带拘谨的表情上，使他们看出另一个的职位更高一些。这个人正靠近吴老爹。他有四十来岁，面庞清瘦，像个书生，可是没有书生那种与凡人不相适的文人气。相反，他的文雅中含蓄着平易可亲的气质——也正是许多共产党干部中所常见的气质。吴老爹望着这个生人有点奇怪，不知道他有什么用意。他紧挨着吴老爹坐下了，亲切地看了看三位老人，问道：

“眼前是有危险么？”

“我们几个在猜谜！”吴老爹说。

“我们在数陈谷子烂芝麻，拿今年的水势和一九三一年相比……”

“比一比，就可以比出道理来！老年人不提起，我们没见过一九三一年大水的人是不知道危险的！有谁能说清楚一九三一年的现在，水有多高么？”

“有！”郑德本答：“到江边上找哪一位水手都知道！”这位书生和几位老年人很快地谈开了。临散的时候他约吴老爹、郑德

本一同过江，到江边上找了水手，数了数水淹了的石阶，证明了现在水位确实比一九三一年同期水位高了许多。

## (二)

市委书记，就是前天和吴老爹谈过话的那位干部，右手掐着一根纸烟，胳膊半曲着。他面对着窗外的红玫瑰和白色栀子花。花上飞着成群的蜜蜂和蝴蝶。他什么也没有看见，因为他并没有欣赏它们。

“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江汉关水位二十三点七公尺。

“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江汉关水位二六点四七公尺。

“四川历年平均雨量五百公厘，截至今年六月二十五日止，才落了四百公厘，可见大雨在后头。七月是四川的雨季，是湖南的雨季，是湖北的雨季，是贵州、云南的雨季，各路水同时汇合，形成高峰，完全可能！”

他又把历年以武汉关水位为基准的水位变化曲线图摊在桌子上，仔细地看，寻找着不符合于上边推论的材料。

“一九四九年……”

他看到了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五日的水位并不比今年低，可是那年洪水并未涨到一九三一年那样高。他想：“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可能：今年不来大洪水！”当他的思想这样一动的时候，他的右手指把烟灰弹了一下，吸了一口烟，猛力地吹出烟气，表示着自己这种“也许”思想的讪笑。

他索性倒在一个藤制的躺椅上，企图安静一下，准备再一次地思索。才一倒下，他又想起了市委已经通过了的第三季度工作决定：那里边并未把防汛工作放到首要地位。如果第三季度真地来了大水，市委领导上不能早做准备，使武汉市被淹，损失将是不可估量的！如果把防汛工作做为第三季度中心工作，而

洪水并没有到来，市委决心下错了，也会造成损失。

他曾请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负责同志来，详细询问了长江上下游水情雨情，他也曾要求那位负责同志提出个比较肯定的意见。

“大洪水到来的可能性很大！”

那位同志的论断显然不能满足市委书记的要求。可是市委书记没有办法再要求人家做出更进一步的结论。

敏锐的秘书长和比较沉默的副书记进到市委书记的书斋，他们是来找市委书记做饭后娱乐的。还没有进门，秘书长就叫起来了。市委书记沉静地迎接了他们。

“怎么？有事？”

秘书长马上觉察了市委书记的态度和平常不一样。

“还在想水么？”

副书记想起了大家在饭前听取水情雨情汇报，未得结论的情况。秘书长立刻觉着自己的活泼有点不调和了，他局促地搓了搓手。市委书记望了望两个人，机敏地感到：自己不应使人扫兴，马上振作了一下。

“走吧！到文化宫去转一转！”

文化宫里又在安排晚会。他们三个人上到三层楼上，坐在走廊里乘凉，市委书记本想暂时不说水情，尽力地扯着别的事情。他们即景生情、望文生义地寻求着谈话资料。副书记看到了墙上挂的照片，是一个新建的大水库。

“你们看！这张照片照得特别好！”

“你说照片我倒想起来了！我今天找到了一本这个，上边也有些照片！”

秘书长从衣袋里掏出一本旧书，乃是《一九三一年水灾纪实》，是当时一个报社记者写的。这本书马上吸引了三个人的注